

老不死的爱

就不说是谁了,反正有这么一对情人,分别25年后又吃了一顿饭,两个人相好的时候是想入非非的学生,25年后是开始考虑退休计划的中年人,25年期间,两个人没有任何的来往,什么见面、电话、书信、E-Mail一概没有,就跟对方死了一样,居然,饭吃完之后两人又找着感觉了,老不死的爱又回来了。

我喜欢这种纠缠不清的情感,这种说不清楚的故事是我们黑白生活中的色彩,在活得非常现实的岁月里有这么不实在的感情是件非常珍贵的事情,找点感觉太不容易了。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好看的电影、好读的书、好听的歌。我最喜欢的一首Joan Baez的歌就是纪念她和Bob Dylan一段藕断丝连的感情。

六七十年代,这两个人是美国音乐最有影响的歌手,我是唱着他们的反战歌曲和民谣长大的,至今,我都认为我根本上其实就是个嬉皮。许多年以后,我和几个中学同学去听Joan Baez的音乐会,我们就是想怀旧。记得那天去的时候就听说可能Dylan会来,大家都为这个悬念兴奋。Baez唱完第三首歌,声音有些颤抖地说:

“I'll be damned, look what the wind brought in.”(真见鬼,什么风把你吹来了。)

突然,Bob Dylan的一头乱头发在台上出现,抱着个吉他,坐在Baez身边,观众疯了,高声欢呼,两个人又在一起唱了首Blowing in the Wind。所有人都被记忆



名人博客

新浪网博客频道编

北京燕山出版社友情推荐

本书是从各行各业名人的网络日记中精选的性情文字,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生中诸多现实而永恒的话题。脱下明星的包装,走出名人的光环,卸下智者的头衔,也许,只有在日记中,“平凡人”的角色才能得到真实的还原——至少,是相对的真实……

泡酥了。这首歌唱完,Bob Dylan就走了,Baez眼泪汪汪地接着唱她自己写的歌,这是我听到把藕断丝连表达得最直白的歌词,我相信唱出来是需要勇气的。我的翻译不是最好:

真见鬼/你的幽灵又现/也不奇怪/正好今天月圆/你打来电话/我坐着一动不动/两手抱着话筒/听到几个光年前熟悉的声音/又要彻底栽进深渊

我记得/你的眼睛比湖

水更蓝/你的诗歌更糟糕/你说/你从哪儿打来/西部的一个公用电话/十年前我送你一对袖扣/你也送了我点什么/你我知道记忆带来什么生锈的钻石/你到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传奇/一个没有被腐化的奇迹/一个原创的流浪汉/你漫步到我的怀里/一时似乎漂失在海上/女神把一切奉献给你/就是站在半个贝壳上的那个姑娘/她能保护你,不让你受伤的/我又看到你站在落叶中,雪花在你的头发上/我又想起你在华盛顿广场那个破旅馆窗边的微笑/我们的呼吸像一片白云,缠在一起,舍不得消去/对我来说,我们当时可以完美地死掉/现在你说这不是怀旧,那就再帮我找一个词/你这么会弄词的人,还这么善于把一切变得模糊/我急需一点模糊,因为过去突然太清楚/是的,我还是放不下/如果你又带来生锈的钻石/我所欠的已经付清

我们故事里的两个情人也想洗掉钻石上面的锈,跑到一个很冷很冷的地方,在星星下面再看一遍他们的钻石有多亮。但是毕竟25年过去了,两个人都有了牵挂,虽然来回组织、计划了无数回。机票订了又退,退了又订,最终还是没启程,只是一个月的E-Mail快够一本小说了。据说其中一个人把这首《生锈的钻石》听了整整136回。然后决定钻石的锈还是留着,老不死的爱不用太近的距离也会发光的。

洪晃/文 著名媒体人,出版人,中国互动媒体集团的总裁,著有自传《我的非正常生活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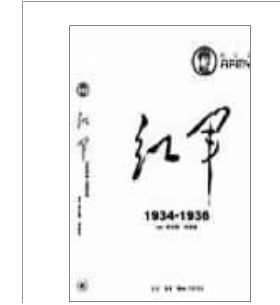
爬雪山

红一方面军一共翻越了5座雪山。其中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是第一座,让红军战士记忆深刻。爬雪山的1935年6月正值盛夏季节,红军的衣着都还比较单薄,也无法找到更多、更厚的衣裳。而翻越这座雪山的时间必须控制在上午9点到下午3点之间,因为早上和夜晚的天气都非常恶劣,一般人根本无法忍受。

红军们计划准备用烈酒、辣椒来御寒,可是受条件所限无法买到。能找的只是每人一根棍子。6月12日,杨成武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了登山之前的隆重时刻:“(此时)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,有的小心翼翼地夹在腋下,有的兴致勃勃地上下挥舞,随着‘征服夹金山,创造行军奇迹’的口号声,无数根木棍一齐指向天空,像呼的竖起的一片无叶的树林。”

在风雪弥漫、空气稀薄的亘古冰山上,来自温暖南方的红军战士被难以忍受的寒冷和窒息所包围。越往上走气温越低,脚下的路冻得邦邦硬,木棍着地发出“咯咯”的声音。待走到半山腰,又有新的危险,如果不小心滑下雪岩,在松软的雪中就会越陷越深。在雪山上,不但要抵御寒冷,还要面临因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的痛苦。红军战士头晕腿软,一步一停,一步一喘。但是并不敢真的歇下来,因为一旦坐下去就永远起不来了。

这是一次向恶劣的大自然的挑战,与战争的残酷性相差不了多少。红军的组织和宣传作用,在爬雪山时再次发挥作用。事先已经有人编好了爬



纪实文学

师永刚 刘琼雄 著

三联书店友情推荐

200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70周年。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行程,到达陕北。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。本书以关注细节、散点式的记录方式为主,涉及了许多以往未曾涉及、关注的内容,诸如红军长征食谱、长征时用过的器物、红军浪漫主义精神,长征的参加者以及长征中流散各地的红军士兵的命运,等等。

雪山注意事项的口诀:“夹金山,高又高,注意事项要牢记;裹脚要用布和棕,不紧不松好包好。到了山顶莫停留,坚持一下就胜利。病人走不起,帮他背东西,大家互相想办法,一定帮他过山去。”

而先头打前阵的战士已经用刺刀在雪上挖好了踏脚孔,后面的战士就手拉着手,踏着这些踏脚孔谨慎地前进。

董小鹏描绘了他爬上雪山巅峰的情景:“山上风大,很冷,几乎欲发抖,故树木不

流产手术证明

钟庆东第二天坐火车回到了部队。过了几天,他就收到了柯清的来信。看样子信是从钟庆东上火车的那一刻就同时从邮筒里发出的。信上没写什么事,无非只是说一些旅途是否顺利的问候的话。柯清的字迹,写在纸上,很清晰,而且也很娟秀,钟庆东想,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情书吧?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收到异性的情书。既然如此,他还没有尝试过给异性写情书的滋味,那么他不妨给自己的情感一个交待,看看如何使笔下生花、纸上流云,看它们铺排而去,怎样使虚妄的东西变成现实。

钟庆东与柯清的情书互递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。一般来讲,他们每周能通一封信。也有的时候是两封,那是在不等对方回信的当,紧接着又写了一封。钟庆东每次收到柯清的来信,看到信封右上角那枚同样的淡灰色的“北京民居”普通邮票时,内心就会感到隐隐的愧疚。不管怎么说,钟庆东写信用的是“义务兵免费信件”的三角形邮戳,而柯清却要为此自己掏钱,他感觉欠了人家。钟庆东与柯清的通信持续了三个月,这之后,他接到省城出差了一次。回来后,他收到柯清的来信,信上说,她怀孕了。

没想到一次短暂而虚妄的欢愉会给他带来这么真实而尴尬的后果。好在,钟庆东脑海里掠过那个奇怪的字眼,好在他那天晚上并不是强奸。心里稍微安定之后,他给柯清写了一封回信,信中以其委婉的语气表明他极其明了的思想:尽快到医院

都市小说

于晓威 著

收获杂志友情推荐



高中三年,钟庆东一直专心暗恋着同班的美女罗小云。罗小云幸运考取外地一所大专院校,钟庆东高考失败,自此两人断了联系。时光流转,他们再次相遇,半年后,他们结婚了。可是,他们的婚姻似乎验证了一句名言: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,你都将为之后悔……

去做她应该做的事。

一周后他接到了柯清的复信。信的内容依然够简短,只不过信笺重了一些。柯清把医院给她做流产手术的证明附寄寄了过来,那与其说是为他们的爱情付出的代价做了诠释,不如说她更是以此向钟庆东交待让他完全放心所做的一个告白。钟庆东当时对着那张证明看了半天,舒了一口气,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一本书里了。

转眼钟庆东当兵已经是第三年了。这期间因为工作

繁忙,他没有再回去。他和柯清的通信继续保持着,只不过变成了一个半月一封,甚至更久。也许这就是该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的缘故。柯清有一次来信问起他,将来在部队有什么打算。有什么打算呢?钟庆东想,还有半年时间就退伍了,他不可能被提干。他只剩下了一种选择,那就是退伍时间一到,乖乖回家,另寻打算。他把这个想法用一种轻松的口气跟柯清说了,柯清很快给他回了信,说那样也好啊,那样他们就会天天呆在一起了,而不必像这样老是劳驾邮递员。看看吧,钟庆东想,她说话也挺懂幽默的,她说怕劳驾邮递员。事实是,让钟庆东记忆深刻的,她过后真的很长时间没有来信,但是接下来钟庆东又如梦方醒,她该不是生病了吧?钟庆东这么一想,他打算下午先打一个电话问问她的工厂,虽说挺麻烦——部队是总机,工厂也是总机,需要转来转去,但是也只能先这样了。

下午,钟庆东好歹抽出时间要去打电话的时候,接到了柯清的来信。他打开一看,柯清只写了五个字:我们分手吧。

钟庆东向领导请了三次假未获通过。他想立刻回去。但是部队这个时候被形势所逼,已经是身不由己了。部队所在的地区及周边县市,突发了五十年一见的特大洪水,全体官兵需要立即投入抗洪抢险当中,任何人任何事由,一律不得准假。事实上,即使准假了,钟庆东也走不了了,沿线的公路和铁路很快被冲垮了。这样,钟庆东只有把对柯清来信的一腔愤懑,全部倾泻到“一片汪洋都看不见”的抗洪当中了。

人脑之谜

我睡不着,躺在床上,拿过徐振华的那本《人脑之谜》翻看着,我终于明白了点什么。我先给平凉的小黄打了个电话:“小黄,麻烦你一件事。”我把手机里的叶浅翠照片发给他,说:“你去平凉所有的旅馆查一下,这位姑娘曾经在哪些时间出现在平凉。她可能用的名字会是叶幽红、叶浅翠。”

“好,包在我身上。”段瑜的案件押后重审,要重新调查取证。我从导师那里问来徐宏住宅的地址,在一个晴朗的下午,带着黑皮笔记本来到徐宏家。他的房子处在闹市的清静地段,是幢小别墅,精致的欧式风格。我按了门铃,来替我开门的正是叶幽红。

“我是来找你的。有一个故事想讲给你听,有一个关于双胞胎姐妹叶幽红与叶浅翠的故事。”

叶幽红微微眯起了眼,秋阳迎面照虚了她的眼神。“我不知道脑域开发计划是什么,但毫无疑问,它虽然能提高人的智力,却有更大的副作用,它能令人变得唯我、冷酷。”叶幽红神情冷淡,好像在听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。

我继续往下说:“2003年5月叶幽红在徐振华博士工作日记里看到有关张盈的记录,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女人产生好奇心。于是,在2003年7月中旬,她只身回到了国内,并来到平凉寻访张盈的下落。张德方的祖宅已经烧毁被土掩埋了,但是叶幽红却感应到张盈还活着,她十分震惊,当时就把自己的感受记在笔记里。恰在那时,有一对情侣因为大雾迷了路,无意中走到山

悬疑小说

若花燃燃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大一新生叶浅翠在暑期旅行时遭遇诡异的事情,误入雾宅,亲眼目睹一件杀人案。但是她所指的雾宅根本就没有宅子,连她在雾宅里的同伴魏烈也否认认识她。这令对浅翠心有好奇心的心理学研究生陆林都开始怀疑她的神志。事情很快飞转直下,公安局的机密卷宗揭示一年前确实发生一起杀人案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

坡。被困在地下室的张盈,与世隔绝了四十多年,早已丧失正常理智和思维方式,她控制了段瑜杀死了白铃。当时叶幽红看到这一幕,吓得落荒而逃,对张盈的同情也荡然无存。”

我指着黑皮笔记本说:“这本笔记本就是她逃跑时落在张宅旧址上的。”叶幽红瞟了一眼,微微一笑,说:“很有意思,继续说。”

“2004年7月,叶幽红再度回到国内,并且又来到了平凉。她的本意只是好奇,想

植,仅一些矮草生起呈现出委靡之概。至极顶见北面一片晰白,乃是去冬积雪。以手持木棍透入,直至将木棍完全掩入才抵地面,大约有三尺余深。……此路前面曾有部队过,因冷甚,故因病掉队冻死者十余人,这确实是有生以来未有之境遇也。”

爬雪山中伤亡人员多为后勤人员,如担架员和炊事员;当时无法看护病人,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,可是谁也没有力气这么做,往往还没送到低处,就牺牲了。有些是冻死的,有些人根本就喘不过气来。林彪在夹金山顶上几次失去知觉,是靠了警卫员的帮助才翻过山去,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,警卫员想过去帮助他,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,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几乎晕倒,是毛泽东及时把他扶住才没倒下去。患重病的邓颖超路难走,坚决不肯躺担架,她脸色灰黄地伏在马上,却还不忘为身边的人鼓劲。

杨成武回忆说,翻越夹金山顶后举目四顾,仁见千里冰雪,银峰环立;俯视山下队伍,如灰色长龙,蜿蜒而上,将琼玉世界划成两半。

后人或许并不知道这个数字:夹金山上,仅红一方面军就有四百多名官兵永远地留在了冰雪之中。据权威统计,红军在长征中伤亡最多的战役是湘江战役,而行军中的减员最集中的就是雪山和草地。

在今天科技发达、装备充足、保障到位的情况下,营养状况良好的现代人去攀登其中的任何一座雪山都堪称“探险”;而在70年以前,这支装备简陋得难以想象的军队却征服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,这或许就是信仰的力量。

看看张盈是否还活着。不过当她在平凉看到旅游的叶浅翠时,她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,决定把叶浅翠诱到张宅旧址,借张盈之手杀了她。”

“打断你一下,叶幽红与叶浅翠不是姐妹吗?她为什么想除掉叶浅翠?”叶幽红说话的口气十分轻松,好似在讨论两个不相干的人。

“冷酷,唯我。无论张盈还是叶幽红,都表现得十分冷酷,并且以自我为中心。叶幽红自幼被带到国外跟年老的爷爷生活在一起,从未享受过父爱与母爱,她恨母亲叶珍也恨尽享母爱的叶浅翠。”

“2004年8月叶幽红再度来到平凉,这次她从张宅旧址带走了几只白老鼠。叶幽红回到四川省,很快地培育出改良的老鼠品种,能够用催眠术控制白老鼠。为了怕人发觉,她将老鼠养在学校的小松林。因为小松林是出名的邪地,平常学生根本不会去的。那一次,我在小松林里,看到血红双眸的白衣女子学老鼠吱吱叫,就是她,叶幽红。”

叶幽红冷眼冷眉。我又说:“张逸文和阿蓉自然是你控制老鼠杀死的。我一直以为你杀张逸文是为了不让别人查到张宅旧址,从而救张盈出来。直到徐院长,也就是你父亲为此辞职,我才明白你使的是一石双鸟之计。你恨他将你当成白老鼠,于是你就用白老鼠让他永远地离开挚爱的事业。”

这一次叶幽红终于有反应了,嘴角冷冷一撇,说:“他是活该。”然后她款款地站起来:“你非常有想象力,我觉得你改行当小说家也不错。太阳都快下山了,陆先生,你也该走了。”她冷冷地凝视着我,目光一如千年玄冰……